



战争年代的 铁托

战争年代的铁托

〔南〕科斯塔·纳吉著

达· equal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KOSTA NAĐ
RATNI
SUSRETI
S TITOM

1977 Beograd

战争年代的铁托

〔南〕科斯塔·纳吉著

达 洲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5.5印张 4插图 120千字

1980年9月北京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0.59元



战后铁托(左)同本书作者合影。



铁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



铁托走在队伍的前头。

铁托(左起第五人)
和战士们交谈。



一九四三年六月，
铁托(右)在苏捷斯卡战
役中负伤后，仍坚持指
挥战斗。

铁托(右起第一人)
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
左起第二人是本书作者
科斯塔·纳吉。





一九四四年九月，铁托在维斯岛上检阅部队。

铁托会见一位烈士的母亲，倾听她的谈话。



■ 科斯塔·纳吉将本书赠送给铁托。



出版者的话

一九七七年,为了纪念铁托同志领导南斯拉夫党四十周年和铁托同志八十五寿辰,铁托同志的老战友、南斯拉夫解放战争著名将领、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主席科斯塔·纳吉大将,撰写了这本关于铁托同志在解放战争年代的革命实践活动的回忆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当欧洲上空阴云密布、法西斯的战争威胁日益临近的时刻,铁托同志肩负起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重任。他以卓越的才能,把南共建设成为一支坚强的、团结一致的、同本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一九四一年四月,德、意等法西斯军队,侵占并瓜分了南斯拉夫。铁托同志以钢铁般的意志,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举行武装起义,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经过四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法西斯侵略者，解放了自己的国土，在南斯拉夫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光辉的贡献。铁托同志不仅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衷心爱戴，而且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敬。

今年五月四日，铁托同志与世长辞了。为了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铁托同志，也为了帮助中国青年学习铁托同志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为真理而斗争的献身精神，以及他的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和宽广胸怀，我们在南斯拉夫儿童报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下，特将他们编辑出版的这本书翻译出版。

本书原名《战时与铁托的会晤》。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〇年七月五日



目 次

暴风雪之后的一个午后·····	1
献给最高统帅的第一座城市·····	19
青察尔的帐篷·····	37
布西亚河畔一座磨坊前的一次会议·····	54
子夜检阅·····	70
为召开南人解委员会会议寻找合适的城市··	81
克拉伊纳姑娘散开发辮·····	91
铁托创建南斯拉夫人民军第一军·····	110
既然没有占住克柳奇就从普罗佐尔找出路··	128
铁托使指挥员们感到意外·····	141
整个伏伊伏丁那是一条战线·····	154
英雄们,感谢你们!·····	163

暴风雪之后的一个午后

约瑟普·布罗兹集以往共产主义运动全部经验于一身，我甚至要说，集所有的革命的经验于一身，他的思想始终符合马克思主义。在看待我们的工人运动，看待南斯拉夫时，他始终着眼于国际工人运动，着眼于全世界；但是他同时又考虑到深刻的变化和革命的转折，他总是探索自己的道路、我们的道路。“社会主义只有一个，但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许多条。”（铁托语）然而，常常有人问我：作为一位统帅，铁托怎么样？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又怎么样？现在，当我回想起我们早在战争年代的会见的时候，我要尽量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想加以美化，因为那样的话，是同铁托的性格格格不入的。我只想谈谈在这几次会见时我的感受，就照我所记得的那样，以及现在当我翻阅当年的笔记、信函、命令、指示的时候我所回想起的某些细节那样来谈。

首先我要说的是：别人通常问我的，恰恰也是我一九四一年七月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当时我逃离了第三帝国的心脏地区，正

在秘密前往被占领的祖国的途中。在萨格勒布，更多的是从科尔敦，经利卡前往德尔瓦尔的途中，我从弗拉多·波波维奇^①那里略有所闻；但是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些概括性的东西，距离对我们最高统帅完整人格的充分认识相去甚远。在我见到铁托之前，有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铁托深深地理解到起义的成功不只是取决于军事行动，而恰恰是军事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不间断的政治活动，因此需要同时使南斯拉夫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进步的变化。而这也正是广大群众所要求的。现在，当我写下这一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在重复弗拉多·波波维奇一九四一年所作的评价。

在见到铁托之前，还有一点我也是明白的，那就是：我们的最高统帅和党——他是总书记——不是要发动某种地下的抵抗运动，在咖啡馆里进行反占领者的宣传，散发偷运进来的传单，或者凭着哪个共青团员的勇敢精神写条反法西斯、反占领者的标语；而是要进行一场战争，一场人民的战争；而是要举行起义，作为全民对侵略者的抵抗。无论是我，还是在那一九四一年光荣而艰难的夏季回国的西班牙内战的参加者，我们都没有留在城市里。铁托摒弃了在城市里领导和发动革命起义的传统形式，而主张展开游击战。这是一个发明。铁托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懂得：革命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正如恩格斯在谈到谁有权被称为伟大的统帅的时候所写的那样，他是一个“找到了正确的方式来运用在他之前所出现的新力量”的人，从而成了伟大的

^① 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1914—1972)，一九三二年加入南共，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克罗地亚起义的组织者，历任军政委、军长，解放后历任驻苏、美大使和南首任驻华大使、副外长等职。弗拉多为弗拉迪米尔的昵称。——

译者注

统帅；因为“通过采用新的组合，开创了战争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按照这个尺度，按照恩格斯的标准，在十九世纪末之前的战争史上，这样的伟大的统帅只有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两人。人们早就作出了评价：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也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统帅。

战争结束许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同维尔科·弗拉霍维奇^①谈起：一个工人怎么会变成一个具有特殊社会价值这样的伟人。那时，维尔科·弗拉霍维奇提醒我注意列宁的这样一个思想：

“在工人中间出现了要求了解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在工人中间有那么一些名副其实的英雄，他们不顾极其窘困的生活环境，不顾使人变得愚蠢的奴隶般的劳动，性格刚强，有足够的意志力来学习、学习、再学习，把自己铸造成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工人知识分子’。”

列宁写下这番话的时候，约瑟普·布罗兹这个十八岁的学徒工正好从锡萨克来到萨格勒布，第一次领到一本小册子，上面画着两只紧握着的手，手的中间是镰刀和锤子^②。而我是在此后一年才出生的。

我在见到铁托之前，对于他，我有过许多想法，后来也是如此，不过那已是另一种想法，交织着个人的感受的想法了。

① 维尔科·弗拉霍维奇(1914—1975)，一九三三年参加南共青团，一九三五年加入南共，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一九三九年任南共青团中央驻少共国际代表，一九四二年起任少共国际书记，直至一九四三年少共国际解散。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为南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设在苏联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负责人。战后曾任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副外长，《战斗报》主编。在南共联盟七大当选为中央执委，在八大当选为中央书记，在九大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后为主席团执行局成员。——译者注

② 指工会会员证。——译者注

我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出乎我的意料的。那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此以前一个半月我来到东波斯尼亚，来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司令部，由于参加斯托利察会议而来晚了，我负责指挥萨拉热窝——帕莱——谢特利纳地段。在对谢特利纳发动了进攻之后，我于十二月二十日来到我们设在波德罗曼尼亚的总司令部，这是一幢比较大的两层楼房。罗马尼亚大叔^①二十二日来到我们那里。他给我们看了他写给黑山的同志们的一封信。我们分析了这封信，并接受了大叔同志（对形势）的全部估计和所有的建议。这封信至今还保存着。大叔向黑山的同志们通报了我们的行动和战场的情况以及同切特尼克^②的合作。这种合作“最初不坏，直到以丹吉奇少校为首的某些军官插手为止。自那以后，关系就恶化了……对我们游击队发动了狂妄的宣传，提出口号说不应当向塞尔维亚同胞手足开枪，不应当向奈迪奇^③、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④佩恰纳茨……”他认为，

① 罗马尼亚大叔，即斯拉维沙·瓦伊奈尔（1903—1942），游击队罗马尼亚支队司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司令部成员，以勇敢、机智闻名。一九四二年一月在东波斯尼亚牺牲，荣获人民英雄称号，许多民歌赞颂他。——译者注

② “切特尼克”原为“参加队伍的人”之意，最初出现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系非正规志愿武装人员，为摆脱土耳其奴役而斗争。后为王室所利用，二次大战开始时一度曾反对入侵者，同南共领导的武装有过合作，但随即倒向德意占领者一边，反对南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其首领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译者注

③ 米兰·奈迪奇（1878—1945），二次大战前曾任南军队总参谋长、陆海军大臣，一九四一年南被德意法西斯占领时，率南军投降，筹组伪“塞尔维亚政府”，自任主席。被列为战犯。——译者注

④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1893—1946），二次大战时，任南伦敦流亡政府大臣、军队参谋长，并为反动民团组织切特尼克的头子，一九四一年投靠德意法西斯占领当局，与南共领导的武装部队作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被人民政权判处死刑。——译者注

我们很快就将“解放萨拉热窝、瓦雷什，并向波斯尼亚中部的工业地区泽尼察一带挺进，以便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大叔在信中对黑山的同志们说，由于这些计划，我们需要“你们的无条件的支援”。我们当时以为，我们在杜尔米托尔地区的同志们“经由福查朝特尔诺沃能至少派遣一个营来”。

那几天，暴风雪使我们只好呆在屋子里。十二月二十四日，波德罗曼尼亚有一场暴风雪，使你不敢离屋一步。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委书记伊索·约万诺维奇^①、乌格列沙·达尼洛维奇^②、格鲁伊察·诺瓦科维奇和我呆在司令部里。伊索前不久腿被打断了，一瘸一瘸的。格鲁伊察和乌格列沙使我们感到兴奋，他们两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说在鲁多成立了无产者旅，最高统帅部“就在我们这个地区”。正说着，野战电话响起来了。电话是从罗加蒂察打来的。怎么也不能听明白电话接线员的话。那个时候的电话很糟糕，常常令人头痛。乌格列沙显得不耐烦：

“什科里奇想干什么？”他以为是罗加蒂察这个地方的司令找我们。

① 伊萨·约万诺维奇，一九二八年加入南共，一九三九年任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委书记，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为游击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司令部成员，一九四三年调任南共伏伊伏丁那省委书记。解放后历任塞尔维亚国民议会主席、执委会成员、南共联盟中央委员。现为联邦会议成员，荣获人民英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伊索为伊萨的昵称。——译者注

② 乌格列沙·达尼洛维奇，一九三五年加入南共，一九三九年为南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委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游击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总司令部成员，东波斯尼亚作战司令部政委。解放后历任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南共联盟中央委员。现为联邦会议成员，荣获人民英雄称号。——译者注

我一直没有太注意，直到乌格列沙激动地提高了嗓门，提醒我们大家注意：

“我似乎觉得，电话是最高统帅部打来的……”

屋外，暴风雪尖叫着，扑打着窗户。

乌格列沙把话筒递给我，寄希望于我在使用野战电话方面有较多的经验，能够很快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也听不大清楚罗加蒂察的同志们讲些什么。我只听明白一点：最高统帅部要求我们司令部马上去一个人。

我想弄确切：“马上就去？今天就去？”

罗加蒂察方面坚持说：“马上就动身！”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上路。路并不远，总共二十来公里，但是在这样的暴风雪中上路可不是滋味。我们商定由我去最高统帅部，我不能说我对这一点感到不满，但是我也并不感到兴奋。只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安慰：或许最高统帅本人也在罗加蒂察。为了能跟他见面，我觉得，哪怕是游泳游到罗加蒂察，我也能办到。

我从通信员房里把我的通信员富尔图拉叫来：

“杜什科，备马，我们出发！”大约上午十点钟光景，我们冒着新雪，马儿迈着短快的步伐，朝东走去。一路上白雪皑皑，杳无人迹。马儿单调地走着。我发现，我不再责怪马儿了。到了古切沃，在我们的游击队那里，在约维契奇和他的同志们那里，我们吃了点东西，当作午餐，然后又继续前进。

我们越是走近罗加蒂察，我越是相信，我会见到最高统帅。我一边弯着身子骑在心爱的马上，一边考虑汇报的材料。在对奥洛沃、瓦雷什和帕莱发动进攻以后，部队基本上在休整。只在谢特利纳至帕莱的公路和铁路上有一些小的行动。在卡利诺维克附近，卡利诺维克支队有一些小的战斗。同切特尼克的关系

已经紧张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了：他们的罪行令人无法容忍。慢慢地我们已经失去了耐心。

比起考虑我们的地区的形势、各种关系和现象来说，我更多想到的是最高统帅。要是那时有人问我，我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统帅知道些什么，我相信，我会告诉他，我知道不少情况：我认为我是很了解我们党的总书记的。而事实上，我知道的情况很少，我只知道：正是他领导了从南斯拉夫派遣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同志的行动；正是他使党的领导回到国内，粉碎了腐败的移民集团；正当我们身入囹圄，被羁于法国的集中营时，正是他在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断言，党既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又摆脱了右倾机会主义。据马尔科·奥雷什科维奇^①、弗拉多·波波维奇和约西普·克拉什^②告诉我，正是他在德国人进入萨格勒布的前夕，坚持“立即组织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同志回国，我们需要这些同志参加行将举行的起义”；正是他是这场解放战争的头号人物……但是他是怎样一个人？外貌如何？如果说他作为总书记我还能想象的话。（我们在西班牙也曾表示赞成选举他为总书记，特别是在集中营里时，我们看见党组织将越来越好，不再发生任何意外的事情，一切都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可他作为统帅，我却无法想象。

从前的一个流放犯、五金工人、地下工作者——作为最高统

① 马尔科—克尔恩蒂亚·奥雷什科维奇（1895—1941），一九二五年加入南共，一九二九年被捕，一九四〇年在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到利卡地区组织游击队，为游击队克罗地亚总司令部政委。一九四一年十月牺牲，荣获人民英雄称号。——译者注

② 约西普·克拉什（1900—1941），一九二八年加入南共，多次被捕，在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科尔敦、巴尼亚等地组织游击队，一九四一年牺牲，荣获人民英雄称号。——译者注